

展演與認同： 臺北縣市國小多元文化週的女性移民[#]

邱淑雯*

一、序曲

近幾年來，由東南亞籍或大陸籍新移民女性自我訴求或是以她們為訴求的各種文化展演，在臺灣社會的能見度逐漸提升。無論是美食舞蹈，還是踩街走秀、歌唱藝能，以及從各地名為「異國心·臺灣情外籍配偶生活適應活動聯誼會」、「多元文化服裝走秀競賽展示會」、「外籍配偶家庭終身學習成果博覽會」、「新住民嘉年華會」等活動中的展演，到校園多元文化週的現身介紹，一般臺灣人越來越容易在公共空間看到新移民女性的身影，感受到和她們有關的異文化氣息。本文的研究對象，主要鎖定在曾經於校園多元文化週展演過的女性移民。在此，先以新移民女性人數及其子女數高居全國第二位的臺北市校園多元文化週為例來說明。

根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教科編纂的九十四~九十六學年度《臺北市國民小學多元文化週成果匯編》之資料，多元文化週是依照《臺北市政府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工作小組九十四年度第四次會議主席裁示事項》、《教育部推動新移民子女教育輔導計劃》兩項法源舉辦，實施時間在三月中旬，只有短短的一星期。教育局指定了幾個類項的實施方式及內容，除了要求學生蒐集資料製作海報、辦理全校性展覽、多元文化學藝競賽或作品甄選外，與本文最有關連的是：邀請新移民父母到校向師生介紹母國生活及文化特色，提供欣賞學習，結合節慶活動辦理多國文化風情展演等，內容是介紹各國（東南

[#] 本文為國科會研究案「女性移民的社會參與：臺北市國小多元文化週外籍母親的文化展演」(NSC 97-2410-H-343-026) 之部分成果。

* 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教授



亞或大陸為主)的美食、歌謠、服飾、名勝、遊戲、特殊節慶，以及簡單的打招呼用語。

從九十四~九十六學年度《臺北市國民小學多元文化週成果匯編》的資料裡，筆者發現，各校負責承辦的教師在給教育局的「回饋與建議」這一欄項中，對於「邀請新移民父母到校展演母文化」此一實施方式，出現了正反兩種不同的意見。簡言之，教師看到了新移民女性及其子女對於現身(coming out, exposure)¹校園和來校展演母文化態度上的迎拒，還有，教師本身對於這項活動所帶來的正負影響之看法。

首先，持比較否定論的教師發現，很多新移民家長不願曝光，參與也不踴躍，家長不願參與的理由主要是她們多有工作，很難在白天有空閒時間來校。此外，少數新移民家庭對活動抱持懷疑態度，或因夫家反對而無法參與。高年級的新移民子女比較不願暴露身分，不希望被標籤化，中低年級參與意願較高。至於可能產生的影響是，有的教師指出，校園中過度重視或突顯新移民文化，容易讓新移民子女因太過宣導被貼上標籤，不知不覺中，又再度複製社會對於他們的刻板印象。

其次，持比較肯定論的教師認為，剛開始邀請新移民女性參與時，本人因自認為語言表達能力不佳，或是害怕無法勝任而退縮，但與之溝通後願意出面，其子女也滿意自己母親的表現。所以，鼓勵個性內向的家長上台介紹自己的母文化，可以增強家長及其子女的榮譽感，而藉由活動參與，外籍母親及其子女也普遍提升自信，對其身分較能悅納，將所知分享他人，別具意義。就活動的影響面來看，外籍家長親自現身說法，介紹母文化效果特別好，學生對新移民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不再有所偏見，並懂得關懷與尊重新移民及其子女，體諒他們遇到的困難，並思考協助的方式。

從上述教師撰寫的「回饋與建議」中出現的正反兩種意見，讓筆者進一步去思索：到底是什麼樣的因素或背景，讓那些身兼母職的新移民女性願意現身子女的校園，並願意出來展演自己的母文化？她們出來展演的實際經驗是什麼？又，透過展演母文化，她們的認同是否有所改變、如何改變？限於篇幅的關係，本文僅以她們出來展演的實際經驗為主來做說明。

¹「現身」一詞原是同志研究極重要的概念，也是同性戀認同發展的主要面向，本文的研究對象是新移民女性，她們多少也有現身的壓力，特別是在子女就學後現身於子女校園的這件事情上。

二、我演故我在

爲了捕捉女性移民在臺灣的展演經驗與歷程，筆者於二〇〇九年三月中旬至五月初，訪談了十位女性移民及臺北縣市承辦多元文化週的七位國小教師。本文所指的展演經驗（performance experience）是指：女性移民在公開場合介紹、展演自己的母文化或相關才藝的實際體驗。筆者並分別從「呈現熟悉的今昔」、「扭轉對母文化的誤解」這兩點，去整理女性移民口述的展演經驗，前者是女性移民遵照校方或主辦單位對展演內容的規範所做出的呈現，後者則可看成女性移民對自身處境省思後所表達的一種回應。

（一）呈現熟悉的今昔

女性移民實際展演的內容包括了她們所熟悉的過去及現在，這些都是她們生命經驗的重要部分無法割捨。「熟悉的過去」是指存在於母國社會情境中特殊的人事物，譬如古蹟、制度、節慶，「熟悉的現在」則是她們到臺灣後仍繼續在日常生活中展演的飲食、舞蹈、語文等。

阿紅說「地上看北京，地下看陝西」，她講陝西講最多的還是自己的故鄉西安，像西遊記中的大小雁塔、華山、華清池、楊貴妃、秦始皇、兵馬俑，圖片說明外，還秀出兵馬俑模型戰車、錢幣等實物介紹，播放陝北《黃土高坡》的歌曲帶動氣氛，兒子小學一年級時，也曾入班現場用槓子頭做羊肉泡膜請全班。和丈夫一起開雲南泰緬餐廳的翠翠平日非常忙碌，她在多元文化週時到校介紹緬甸出產的玉石，並帶真品給小朋友觀看，介紹緬甸字文、食材料理，包括店裡面出的泡菜、甜點椰子糕、椰奶等，教他們現做現吃。重視子女教育並選擇離家較遠的南海學區讓女兒就讀、中午親自做素食便當拿去學校的長玲，在女兒幼稚園的多元文化週時出來介紹越南小吃，如河粉及用花生麵粉皮做的小豆豆，教唱越南歌，以當地兒歌配上臺灣版的《兩隻老虎》旋律；後來國小晨光活動時，成教班老師請她介紹越南的打招呼及簡單會話，如謝謝、吃飯、喝水等，她都義不容辭地答應。

阿香、小沛三位，不僅在子女的就讀學校展演過母文化，校園之外各種東南亞文化相關的節慶交流活動，也都出現過她們的身影。從小就喜歡跳舞的阿香，輪廓深邃很像臺灣的美麗原住民，她在兒子幼稚園大班結業典禮上，母子同台演出越劇《鼓飯》；中班的父母來校日當天，表演越南的體育舞蹈並介紹越南文字；到了小學一年級園遊會時，自己做的春捲和蝦餅一下子全都賣光。此外，阿香也是各類新移民女性相關活動的表演常客，到 YWCA



上烹飪課學臺灣菜兼通譯，結業時會做越南菜請大家吃，也經常現身各大小節慶場合，載歌載舞。

外型亮麗大方、穿著洗練並流露時尚風格的小沛，目前擔任通譯、廣播節目主持人及越語老師等受薪工作，也做過多場官方餐會及晚會節目主持人，算是見多識廣又活躍的女性。小沛在女兒學校的多元文化週時，把越南國服、斗笠、裝飾品、下龍灣的石頭、三輪車、壁畫、漫畫等所有道具全部帶到現場，透過講述方式介紹越南，並播放自己展演的影帶和公視拍攝她返鄉故事的影片。小沛說她重視每次的展演機會，盡可能運用巧思帶動現場氣氛，譬如，孩童不瞭解越南服裝，她就強調服裝會說話，把自己修習空大「服飾與生活」課程所學到的概念運用出來，讓學童知道越南國服、鞋帽到底該怎麼穿，小朋友馬上變得好奇熱絡，紛紛搶著上台試穿。閒暇之餘，她也配合新移民會館、越南辦事處、表演工作坊、紙風車劇團等單位的需求經常演出，還在朱宗慶打擊樂團表演時朗誦越南詩歌。

(二) 扭轉對母文化的誤解

從受訪者對展演經驗的詮釋中明顯發現到，她們感覺臺灣人對其母文化有不少誤解乃至於偏見式的想像，例如阿香和安安都不具華人或漢人血統，兩人在夫家都飽受母文化被貶損的經驗。阿香以前請過越南女友來家中，家人不太高興，後來就沒再邀了，而且婆婆不喜歡越南菜，她也不敢再煮了；安安的婆婆不愛她帶印尼朋友回家，更不喜歡吃印尼菜，而她是泗水的爪哇人回教徒，在夫家卻開始不得不吃豬肉。這些誤解乃至於偏見式的想像，乃基於強烈的二元對立，以「臺灣是先進優越 VS. 東南亞、大陸是落後鄙夷」的方式露骨地表達，可說是東方主義 (Orientalism) 也就是「爲了支配、再結構並施加權威於東方之上的一種西方形式」的臺灣版。具體經驗包括了：臺灣人對於她們母國原始、封閉、落後、搶劫、排華的負面連想，以及對於她們母文化中特定飲食習慣、身體動作、風俗民情的否定或不屑，女性移民即透過出來展演的機會，將這些誤解做了澄清或重新詮釋，試圖向臺灣人突顯自己心目中原生社會「真實的」、「正確的」、「先進的」、「習以爲常的」、「其來有自的」那個面貌。

小暉說當她自我介紹來自中國雲南時，常被反問到雲南是什麼地方啊？是不是很原始、封閉、落後，是否都沒有紅綠燈、牛兒都在大街上亂跑？因此，她很希望把雲南的「真實景象」介紹出去。學校輔導室一開始找小暉上台

介紹中國時，原本只要她把文字稿唸唸即可，但她覺得這種方式很無聊，於是改成母女同台脫口秀，透過雲南方言劇的兩個人物，介紹雲南十八怪（第一怪竹筒當煙袋、第二怪草帽當鍋蓋、第三怪這邊下雨那邊曬、第四怪四季服裝同穿戴……）的順口溜，用海報紙做十八張故事畫圖形和情節，把雲南民情民俗含在裡面。

身材圓滾滾、充滿母性、始終堆滿笑容的榮兒滔滔不絕地講道，她想介紹「正確的」印尼文化給臺灣，印尼不是只讓臺灣人聯想到搶劫、排華等負面訊息。她到學校時用投影片介紹印尼的旅遊風景、學校制度、日常生活、習慣宗教、節慶過年，教唱印尼歌曲及遊戲，介紹各行各業的香料咖哩時也會拿實物給人看。

個性內向寡言的珍珍覺得和一群臺灣媽媽在一起時，新加坡總被認為是「東南亞那一塊的……」，她們對珍珍的態度就是沒有辦法和對臺灣人一樣開放或有說有笑，溝通似乎也不是那麼順暢。她希望讓大家瞭解「新加坡有多麼先進！」，本來要在學校朝會時上台介紹新加坡，但下雨天改用擴音器向全校廣播，短短十五分鐘內，她介紹了新加坡的基本概況、人口地理面積、校園制度，強調新加坡雖是多元種族的國家但種族歧視少，這是因為考量各族平等而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結果。

有點靦腆卻總是笑顏燦爛的安安，深受成教班老師的信賴，邀她出來介紹印尼的飲食文化，挑選的是臺灣人一般不太喜歡、卻是印尼人「習以為常」的油炸食物，如蝦米餅片、木薯片、綠豆餅片、花生餅片等，老師還以蝦餅作為多元文化週學童闖關獲勝的禮物。雖然，安安只負責前製作業和幕後的油炸工作，嚴格說來只是出力而未完全現身，但她認為能出來幫忙就很高興，在介紹蝦餅的材料和製造過程時，大家還是覺得很有趣很好吃似乎很捧場。

小沛強調她會介紹越南人的家庭文化，是臺灣人難以理解卻「其來有自」的。譬如，很多臺灣人在越南小吃店看到越南女性翹腳或抬腳，感覺非常不雅。其實，這和越南的飲食空間及習慣有關，因為，在越南「床」是用來吃飯及睡覺用的，越南人以前大多是坐在地上吃飯，腳自然會翹很高，以前能夠在床上或桌上吃飯的是官員及有錢人。還有，臺灣人覺得越南人很俗氣，喜歡叮叮噹噹地穿金戴銀在身上，那是因為過去戰爭不斷，為了逃難有錢就趕快買金子放在身上，要離開時才能立刻帶走。

從以上「呈現熟悉的今昔」、「扭轉對母文化的誤解」兩點的陳述中，確



實可以窺見到，女性移民遵照校方或主辦單位對展演內容的規範所做出的呈現，以及對於自身處境省思後所表達的一種回應。她們之所以傾向選擇這種方式去展演母文化，是因為少數族裔或外來移民面對來自主流社會或接待社會的壓迫排擠時，通常採取的策略之一就是回到過去（back to the past），也就是返回熟悉的原生文化或傳統文化去找尋慰藉或資糧。但是，這些展演內容似乎也缺少了些什麼？在此，借取後殖民論述（postcolonial discourse）來加以反省，整體而言，本文中女性移民的展演內容是：（1）沒有觸及她們在臺灣的「真實生活」，（2）也缺少了去殖民（decolonization）的積極作為。

以 Maurice L. Hall、Jennifer Keane-Dawes、Amaro Rodriguez（2004）合著的《體現後殖民生活：來自移民的抵抗》（*Embodying the Postcolonial Life: Immigrant Stories of Resistance*）一書為例，該書旨在批判美國學院內的西方理論霸權，多數人拒絕傾聽來自異文化世界的聲音，因此，三位作者才要努力描述加勒比海裔移民學者在美的真實生活，提供讀者思考認同、國族主義、權力等概念價值。簡言之，如何從移民在接待社會「真實的日常生活」出發，而非只是「回到過去、回到傳統」的情境中去看。準此，反省本文中女性移民的展演內容，發現大多僅止於「呈現熟悉的今昔」和「扭轉對母文化的誤解」，但並未觸及所謂在臺的真實生活或去殖民這兩個層面，筆者推測其原因，可能來自兩方面。

一、主事的教育局、各校教師或節慶活動主辦者的心態使然，也就是說，承辦單位就是希望她們展演的內容層次僅止於 3F：食物（Food）、服裝（Fashion）、節慶（Festival）就好，可能是承辦單位對於異文化展演的認知就僅止於此，也或許是考量到學童的理解程度和觀眾的接受與否，不希望因話題過於敏感，造成展演者與觀眾雙方的尷尬、甚至難堪。

二、展演者的女性移民也是言聽計從，不認為有何不妥，或即使認為不妥也不敢有所異議，她們不願去碰觸這些敏感話題，不要提及她們在臺灣真實的生活情境。譬如，被本地人歧視的痛苦經驗，不會挑戰教育局或校方的指導方針，不想忤逆主辦單位的既定安排，也不去製造和學童、教師或觀眾之間的衝突場面，或許，這就是她們選擇在接待社會的一種安全生存方法。

三、後續

本文的結論如下：女性移民的展演經驗主要是「呈現熟悉的今昔」及「扭

轉對母文化的誤解」，也就是返回原生或傳統文化去找尋慰藉，其內容通常是沒有太大爭議、早已定著的，但不會觸及她們在臺灣的真實生活。換言之，女性移民並未積極地想去抵抗臺灣既存的價值體系，頂多只是透過出來展演的機會，將臺灣人對她們母文化的誤解，做了些許澄清或重新詮釋。

因此，後續研究的可能議題之一是：無論是校園的多元文化週或是其他的節慶活動，除了「呈現熟悉的今昔」及「扭轉對母文化的誤解」外，新移民女性文化展演的內容能否有更大揮舞的空間，能否跳脫現有的框架呢？

David M. Guss (2000) 認為，文化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爭議、沒有定論的場域，特別是在公共空間的文化展演提供了一個平台，可以表達特定族群的集體意識，而經常充滿了顛覆性和爆炸性。他在《節慶國家》(The Festive State) 一書中，描繪了非洲裔委內瑞拉人透過節慶 San Juan 的展演，去挑戰及再定義種族、族群、性別、國族等概念。Diane Negra (2006) 在《愛爾蘭在我心：愛爾蘭特質、展演和大眾文化》(The Irish in Us: Irishness, Performativity, and Popular Culture) 一書中強調，透過展演及流行文化去傳遞愛爾蘭特質的重要，愛爾蘭確實給人一股奇特的魅力，總是帶點醜聞般的刻板印象，但過去這十幾年來，「愛爾蘭特質」逐漸展現出一種理想型的族群性，在世界各地特別是在美國，它成為白人認同的可能選項。另一方面，Negra 反對以本質主義方式再現愛爾蘭 (essentialized representations)，而強調以更複雜多元的取徑觀照愛爾蘭的歷史文化，將愛爾蘭過去給人的鈍感特質 (obtuseness of Irishness) 撇除，重新放在全球化流行商品的嶄新情境中。

隨著新移民女性在臺灣公共空間內展演母文化機會的增加，展演內容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批判乃至於質疑。除了本文所指出的沒有觸及她們在臺灣的真實生活，也少了去殖民的積極作為等層面外，Guss 和 Negra 的觀點值得拿來省思，或許不久的將來，新移民女性展演的母文化也有可能發展成在地的流行文化，或是臺灣人認同的一種新選項。